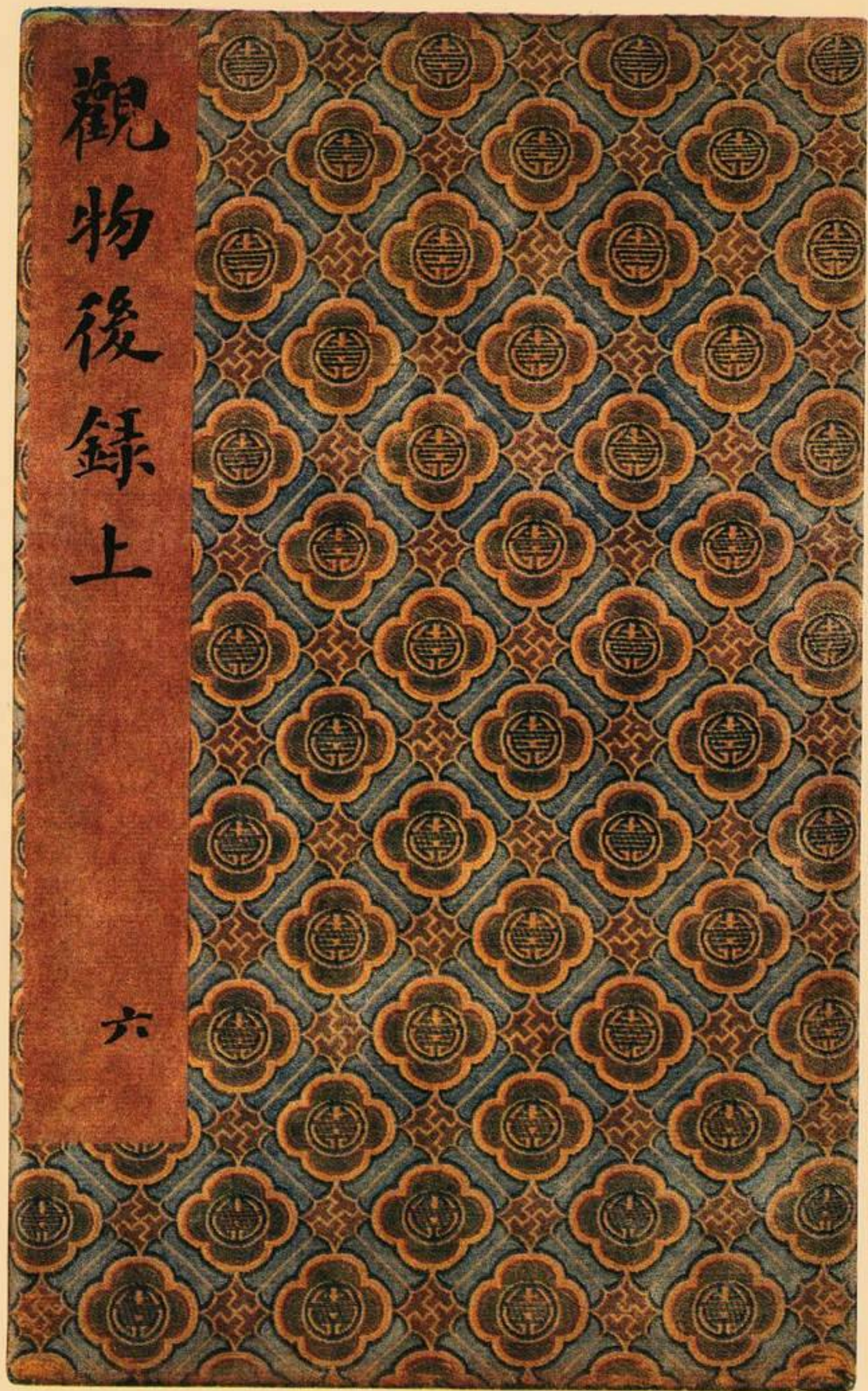


邵子觀物篇漁樵問對

六

觀物後錄上

六





邵子觀物後錄上

顯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劉馬

君實

以下並程氏遺書

堯夫放曠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姦雄中道學之有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詩云聖人喫緊此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也放着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

侮玩雖天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公傳言問
諸天地天地不對自贊云弄丸餘暇時往時
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
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
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皇上堯夫
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
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
則誠之爲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
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願所不知者固
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
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願知之堯夫不知
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
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
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晁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
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
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疾革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
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
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
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
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
矣他疾甚革願往視之因警言堯夫平生所
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
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薑樹上生我
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

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
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
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却幽州也以
他人觀之便以爲恠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
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
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
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
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
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
如此亦豈嘗學也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將做小兒樣看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聖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却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

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夫必亦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都忘之

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

上蔡語錄

邵堯夫於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佗天機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壽但得一百二十

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

牛得六十

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

猫犬得十二燕雀得

六年之類蓋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湏精方驗

明道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程氏遺書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可一作能謹

細行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方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伊川曰邵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志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明道曰顯已得堯夫墓志矣堯夫之學可謂安且成太中乃許以上並程氏遺書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哭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

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

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

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

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生

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

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

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

以為潁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

百丈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

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

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
齊魯嘗過魯嘗及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
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
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
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
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
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
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
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
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
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踈之
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
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
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
隸皆知懽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
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
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
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

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

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飲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商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墓誌銘

邵子觀物後錄上

